

第一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The 1st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Project Learning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甲項) 文字報告 - 初級組 - 冠軍
Written Report - First Prize, Junior Division

拔萃女書院
Diocesan Girls' School

「昔日的調景嶺」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昔日的調景嶺 — 寶貴的香港歷史文化遺產

報告撮要

1. 昔日調景嶺位於港鐵調景嶺站附近，涵蓋都會駅、善明邨、健明邨及部份彩明苑及其對面的山坡，是香港歷史文化一大寶藏和重要的集體回憶。
2. **寶藏一**：昔日調景嶺是古時海防關稅重地。「調景嶺茅湖山觀測台」用作監視佛堂門水道。調景嶺作為將軍澳的一部份，在明朝已是防備海寇入侵的中路要地，是早期香港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3. **寶藏二**：昔日調景嶺為本地地名史增添一個淒美的傳奇。調景嶺海灣自古稱為「照鏡灣」，附近一帶則稱為「照鏡嶺」。港府外籍退休公務員倫尼(Albert Herbert Rennie)在調景嶺興建了「倫尼磨坊」，於1908年因經營不善宣佈破產，以繩環頸，投海自盡。後人因此謔稱「照鏡嶺」為「吊頸嶺」。
4. **寶藏三**：調景嶺營是香港1950年代安置營歷史的奇葩。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軍政人員紛紛逃到香港，首先居住在摩星嶺營。基於政治考慮，港府早有計劃調遷營民。1950年6月18日發生「秧歌舞事件」，港府遂於事發一星期後將營民遷往「吊頸嶺」。社會局救濟署署長李子龍心有靈犀，把「吊頸嶺」改為「調景嶺」。
5. **寶藏四**：昔日調景嶺營民是本土1950-60年代港人刻苦奮鬥精神的典範。他們初期住在簡陋的營棚、喝山澗水、吃不飽、穿不暖。營民開山劈石，建築山徑通往鯉魚門，才能打通生命線。營民堅毅不拔，「十萬將軍學繡花」，能屈能伸，穩住了生計。
6. **寶藏五**：昔日調景嶺是殖民地時代香港獨一無二的「高度自治區」。港府採取放任態度，營民自發成立「調景嶺居民自治實驗辦公室」，成立五個分區，實施保甲制，實行「高度自治」，形成了有「小台灣」之稱的獨特社區。
7. **寶藏六**：調景嶺問題進入了國際舞台，在國際難民史上留下了印記，於1959年的「世界難民年」，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8. 寶藏七：調景嶺是殖民地時代香港最具特色的徙置區。政府提供基礎建設，調景嶺走向本地化。調景嶺村最後在 1996 年被清拆，居民大舉遷至厚德邨。
9. 政府昔日的保育工作乏善足陳，建議當局成立專責小組，在現有基礎上作出補救的保育工作，整合相關的歷史文物和資料，並設立「昔日調景嶺博物館」，將昔日調景嶺的面貌和精神還原，重新向市民展示。此外，專責小組也要做好口述歷史的工作。只有學會如何尊重過去，珍惜現在，才能展望將來。

昔日的調景嶺 — 寶貴的香港歷史文化遺產

文字報告

序言

世人只知道「調景嶺」是一個港鐵站的名字，並不知道昔日的調景嶺營及調景嶺徙置區（「昔日調景嶺」）是香港歷史文化的一大寶藏和重要的集體回憶。本文旨在將這個被遺忘了的文化遺產記錄下來，文章末段還會提出一些具體的保育建議。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出發，乘坐時光機尋寶去。

寶藏之一：明清時代的海防和關稅重地

要認識昔日調景嶺，首先要找出它的準確地理位置。筆者將房屋委員會制定的「調景嶺發展計劃位置圖」¹與政府地政署的地圖重疊比較，發現昔日調景嶺確實是位於港鐵調景嶺站附近，涵蓋都會駅、善明邨、健明邨及部份彩明苑及其對面的山坡（見圖一）。

昔日調景嶺的位置圖

*版權所有

·茅湖山觀測台

·舊警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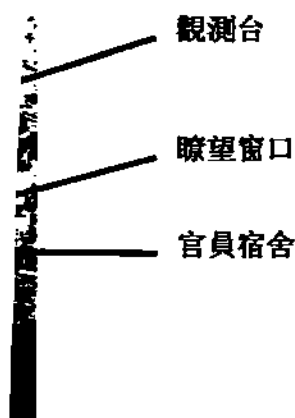
·倫尼磨坊

·舊碼頭

·高雲嶺地鐵站

·白石柱

*版權所有



圖二：筆者攝

調景嶺歷史久遠，是早期香港史，包括海防和海關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昔日調景嶺是明清時代的海防關稅重地。從圖一可見，在茅湖山山腰有一座名為「調景嶺茅湖山觀測台」的一級歷史建築²。據古物古蹟辦事處專家考證³，圓形建築物為觀測台，用以監視佛堂門水道，與佛頭堂海關和佛堂門營汛互相呼應。

調景嶺作為將軍澳的一部份，在明朝已是防備海寇的中路要地。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上〉載⁴：「海寇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中路自東莞南頭城，出佛堂門……」，明朝政府在佛堂門設有汛地，即海防軍隊駐紮的地方。明萬曆年間《蒼梧總督軍門志》中載有南頭寨，包括佛堂門附近一帶的地圖，內註「將軍澳可避颶風……」⁵，說明將軍澳海灣是軍事船隻避風的重要障地。港灣風平浪靜，自古稱為「照鏡灣」（見圖一）。

由於佛堂門的戰略地位，官府在明朝或更早時已在佛頭洲設有稅廠，向往來船隻徵稅。1964年，朱維德先生⁶於佛頭洲（即現時將軍澳電視城旁的山丘）岸邊發現石碑一幅，上刻「德懷交趾國貢賦遙通」，其旁附小字「稅廠值理重修」。佛頭洲古稅廠遺址為法定古蹟，石碑現存於香港歷史博物館。「重修」二字證明稅廠曾經重建或修葺。據考證，新廠於光緒17年，即1891年落成，故此石碑應是在當年刻造的⁷。

寶藏之二：為本土地名歷史增添淒美的故事

昔日調景嶺的名稱十分有趣，為本地地名史增添一個淒美的傳奇。調景嶺海灣波平如鏡，自古稱為「照鏡灣」，附近山嶺則稱為「照鏡嶺」。現時調景嶺一帶還有一座「照鏡環山」，而對面的海灣則仍舊稱為「照鏡灣」（見圖二）。

「吊頸嶺」的名稱有一段淒美的傳說。話說⁸有一名叫倫尼（Albert Herbert Rennie）的加拿大人，在香港政府（港府）工作，退休後在昔日調景嶺買土地，興建一間麵粉磨坊，後稱「倫尼磨坊」（Rennie's Mill）。倫尼於1908年因經營

不善宣佈破產。他不堪打擊，在廠前以繩環頸，投海自盡。後人將此與「吊頸」聯想起來，謔稱「照鏡嶺」為「吊頸嶺」。查實倫尼並不是自縊而死。Hong Kong Daily Press 於 1908 年 4 月 15 日及 4 月 29 日的報道詳細報道了倫尼自殺的情況及死因聆訊的內容⁹。「吊頸嶺」後來又為何被稱為調景嶺呢？原來當中有另一段與調景嶺營誕生相關的故事。

寶藏之三：調景嶺營的誕生——香港 50 年代安置營歷史的奇葩

國共內戰後期，很多國民黨軍政人員舉家逃難到香港，當中不少暫居於東華三院於摩星嶺的收容所。《東華三院九十年來大事記》記載¹⁰：「……東華醫院的地方不夠應用……幸獲本港社會局的協助，將全部難民遷往摩星嶺一帶安置……，收容難民 8,200 餘人……，除經歷次遣送台灣和海口之外，仍滯留港有 4,800 餘人。1950 年 6 月 27 日，全部移交社會局，遷往調景嶺難民營接收管理……。」

港府當時為何要將摩星嶺營民遷往調景嶺呢？原來當中也有一段很有趣的歷史，就是秧歌舞事件¹¹。話說 1950 年 6 月 18 日，80 餘人到了摩星嶺下，跳起中國共產黨用作助興的秧歌舞來。在營民心中，該批民眾是來尋釁的，有意羞辱國民黨軍人打了敗仗¹²。於是雙方大打出手，45 位秧歌舞者及 14 位營民受傷。事後港府曾考慮將摩星嶺營民遷到東涌或長洲，但受到當地居民強烈反對，港府遂於事發一星期後的 6 月 26 日¹³開始將營民遷往「吊頸嶺」。

營民認為「吊頸嶺」渺無人煙，因倫尼自殺取名，而二戰時期日軍亦曾把倫尼碼頭當作砍頭之地，十分不祥，齊聲指責港府居心叵測。港府社會局救濟署署長李子龍深知中國人避諱的傳統，諧音轉意，把「吊頸」兩字改為「調景」，取其調整景況、風調景順之意，令營民茅塞頓開，為港府解決了一大難題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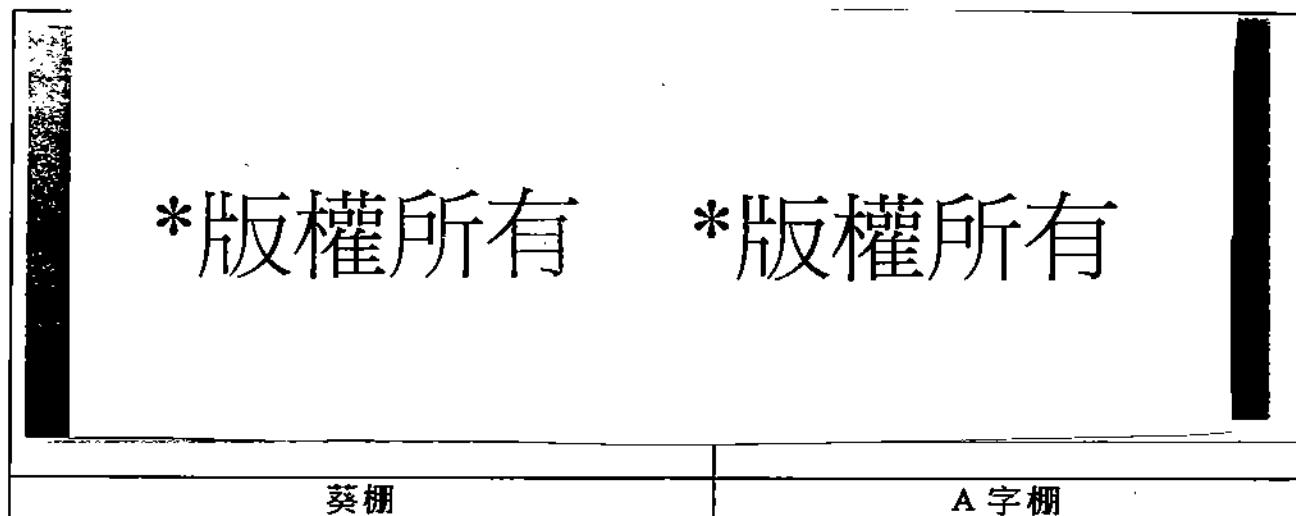
秧歌舞事件被稱為調景嶺的起源神話。多位學者¹⁵都認為秧歌舞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線。根據社會局檔案¹⁶，港府早在事發前兩個月已決定將營民遷離，表面是因為摩星嶺營太靠近高級住宅區，加上是軍事要地，須歸還英國軍方，深層的原因是出於政治考慮。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 月下旬，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警告殖民國家切勿利用其殖民地包庇國民黨士兵。在英國和港府眼中，聲明同樣適用於香港¹⁷。港府意識到必須謹慎處理摩星嶺營民的問題，避免觸怒中國。港府原希望盡快將營民送走，但遇到很大阻力。中國政府並不樂意接收這個燙手山芋，台灣當局也並不積極接收。1950 年 2 月 17 日發生「貴陽號事件」¹⁸，港府將 946 名國民黨士兵及家眷以「貴陽號」輪船送抵台灣，但台方只讓 34 名持有人境證者入境。港府大失預算，只好另謀打算，設立調景嶺營(Rennie's Mill Camp)，將親台的營民分隔起來。原來神話的背後還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港府加緊完成搭蓋營區行政所和大廚室等基本工程，於 1950 年 6 月 26 至 28 日連續三天，以一艘租用的油麻地小輪，將摩星嶺營民運往調景嶺¹⁹，展開了昔日調景嶺傳奇歷史的新章。

寶藏之四： 1950-1960 年代港人刻苦奮鬥精神的典範

香港的「飛龍」標誌，包含了一個「獅子山」的輪廓，象徵香港市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濟的「獅子山下」。其實，昔日調景嶺也有不遑多讓的「調景嶺下精神」。現在就讓我們一起重溫首批調景嶺營民如何在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刻，憑藉他們的雙手和堅毅不拔的精神，共同創造這個傳奇的社區。

「住」是首要解決的問題。根據港府記錄，真正從摩星嶺遷移，正式登記並可取得飯票者（登記營民）約 7,000 人，非登記營民約 9,000 人²⁰。根據 1950 年 12 月調景嶺營《營報》創刊號文摘²¹，1950 年 12 月營內共有 A 字棚 1,200 座，以木頭及柏油紙蓋成，長闊高均約 8 尺，定住 4 人，可容納 4,800 人，「大丈夫」在棚內只能屈而不能伸；大葵棚 30 座，每座可容納 70 人，除了辦公等特定用途外可容納 1,400 人，家庭之間只用一塊布隔起來，沒有私隱可言；兩層木房 30 座，每層 12 格，每座可容納 90 人，除了特定用途外，共可容納 1,600 人。營房只供登記營民入住，環境十分惡劣。營棚直接建在黃土上，冬冷夏熱，僅可遮擋微風小雨，下雨時屋外大雨，屋內小雨，營民全身濕透，苦不堪言，但營民都沒有一絲怨言²²。



圖集三：筆者繪

早期營民自建的
簡陋房屋

*版權所有

圖四：王叔陶先生²³提供並授權轉載，攝於 1950-60 年

非登記營民須自己動手挖地建房。他們最緊張的是要找一塊合適的平地。山腳和海邊平地較多，但競爭也十分激烈，越往高處競爭越少，所蓋的房子也越大²⁴。現時昔日調景嶺的山腰海殘存一些營民艱苦以人手建造的地基和石塊堆疊而成的圍牆，我看見了他們所付出的血和汗。

「食」方面，社會局每天供兩餐飯給登記營民，以 10 人一組。領飯者提兩個飯桶，一邊盛菜，一邊盛飯。每人每天配米 18 盎司，肉和魚 25 盎司，瓜菜 8 盎司，腐乳或鹹魚 2 盎司²⁵。當時「吃不飽、餓不死的難民飯」的流行語確實有其道理。一些營民會挑著兩隻大煤油桶，收集市區飯店的殘羹，或買幾毛錢的牛雜碎，加上一大鍋青菜來吃。很多營民，特別是小孩子都營養不良。苦中有樂，有一次，居民領了長條的乳酪，誤以為是肥皂，用來洗衣服，可是怎麼搓都搓不出泡沫，而且還很臭。回想起來，營民都會會心微笑²⁶。飲用水方面，初期村民沒有自來水供應，主要用山澗水，居民每次到山上取水需要上半至一小時。居民都十分珍惜每一滴水。冬季水源不足，居民更要在山上到處尋找僅有的水源，這些經歷都不是現代都市居民所能理解的²⁷。1950 年 7 月 10 日發生了 2,000 多人集體中毒的事件，當時有報章聲稱是營內的廚師受指使下毒，但是瑞典五旬節會的女傳教士戴瑞蘭則認為此事只是單純的食物中毒事件²⁸。此後營民提高了警覺，並成立糾察隊巡查山澗，防止有人下毒。

「衣」方面，早期政府並沒有提供衣服棉被。營民的衣服都是逃難時隨身攜帶的，許多人在途中已經丟失行李，於是便要「一衣走天涯」。直至個別教會將外國募捐而來的衣服派發給營民和信徒，他們才有衣服可替換。較積極的信義會，每年從挪威捐來許多衣服，當中不少是高級洋服。當時營中流行「教友盡是西裝客」一語，十分諷刺²⁹。救總成立後，為登記營民派發冬季棉衣每人一件，棉毯每兩人一件，非登記營民或不接受教會救濟者則需要自行解決「衣」的問題。

「行」方面，最初人們都要先越過照鏡環山到鯉魚門，然後乘搭街渡到筲箕灣。當時只有社會局的「麵包船」（運糧食的船）穿梭於港島和調景嶺之間，可是只有社會局的人員才能乘搭。因此，一名原本是工兵營營長的謝御羣先生，

召集了青壯營民一起開路，一呼百應。他們刻苦工作了五個月，終於開闢了一條直達鯉魚門的山徑。其後謝御羣先生個人 30 多年從不間斷的開山築路。營民爲了紀念他的貢獻，將上述山徑稱爲「謝公路」³⁰。1956 年，首條連接調景嶺與九龍市區的汽車道路才落成，就是現時位於山腰的寶琳南路。營路複雜，遇到營民生病，救護員根本找不到患者的所在。營民都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同心協力將病者抬到上述山腰的路口。1957-58 年，調景嶺有了穿梭鯉魚門和筲箕灣之間的「街渡」船，由王大全開辦，租來木頭船，可載 4 至 5 人³¹。自此，調景嶺不再與世隔絕了。

營內第一所學校由信義會舉辦，名爲「香港難童義務學校」，從摩星嶺遷到調景嶺，即信義中學的前身。營民合力開山劈石，每一張書桌和椅子，都是營民親手製作的。早期沒有電燈，早上天還未亮，學生們早讀的時候往往都看不清楚書本的字。後來有了路燈，很多學生晚上就在路燈下閱讀。環境越艱苦，學生的學習精神越認真³²。

寶藏之五：殖民地時代香港獨一無二的高度自治區³³

鑒於調景嶺營民的親台背景，港府爲了避免政治風險和吸引更多營民到調景嶺營，一方面將政府援助減到最低，希望營民盡早離開，另一方面則對營區管理採取放任態度。調景嶺營成立之初，港府成立了「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營辦事處」來統籌救濟和管理營區。政府還聯合東華醫院，發動香港其他慈善團體，組成「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港九救委會」），集合民間力量以減輕政府負擔。台灣的中華救助總會（「救總」）於 1950 年 4 月成立初期，在香港還沒有據點和辦事人員，主要救濟工作都是透過港九救委會代辦的。

營民們還自發組成了「調景嶺居民自治實驗辦公室」（自治辦），主任和副主任分別是港府社會局主任方適存和副主任朱葆森，依照天然地形設立 5 個區，下設 26 保 169 甲。自治辦成立的目的是協助維護營內的治安和福利，並爲居民謀取福利。保甲制有助行政運作，還能防範政治滲透。自治辦名義上隸屬於營辦事處，每月撥付港幣 480 元營運費，實際上「救總」也不時予以補助。

由於港府的放任態度，調景嶺營民實行「高度自治」，成立「自治糾察隊」，負責維持營內治安。初期海路尚未通行，糾察隊在通往鯉魚門的唯一通路設有崗哨，檢查進出者的身份。糾察隊對營內的人很熟悉，營內治安比後來有警察還要好，也沒有小偷³⁴。

1952 年初，港府開始進行解散營民和節省營區開銷的措施³⁵。社會局人員知道有些營民在離營前會把飯票賣給別人，突擊檢查並吊銷了 800 多張飯票。後來港府推行了飯票換錢的方案，9 個月後飯票數目由 6,800 張減至 3,500 張。1950 年早期，港府約三分之一的預算都用在救濟和安置大陸「新移民」上，當中近 20% 用於調景嶺營。1952 年 9 月 22 日，港府正式宣佈將於 1953 年 1 月 31 日起，停止向登記營民提供膳食。當時的公佈節錄如下³⁶：

「所有有飯票之難民如想領受現金以代替飯菜，亦可申請，但收到款項後，即不供給飯菜；惟如欲回中國大陸或台灣，香港政府仍願支付水腳或盤費，如果能於 1953 年 7 月 31 以前動身。所有難民仍可繼續在營內區域居住。此佈。」

港府希望透過軟硬兼施的手段，解決調景嶺營民的問題。但事與願違，台方在港府退出救濟後，通過港九救委會接掌自治辦，並增加了影響力。

在此消彼長下，調景嶺營維持了親台灣的內聚環境，形成了有「小台灣」之稱的獨特社區，是舊香港非常深刻的集體回憶。語言方面，早期營民以非廣東籍為主，約佔 87%³⁷，營內普遍使用「國語」（內地稱為普通話）。教育方面，在救總接掌自治辦之前，營內已經有四所中小學，以建校時間分別為基督教信義會辦的信義中/小學、天主教辦的鳴遠中/小學、救總資助的調景嶺中學及廣東同鄉會辦的逸仙中學。台灣著名影星秦祥林先生就是在調景嶺中學畢業的³⁸。救總多以捐贈教科書或補助津貼的形式提供支援。營內學校均沒有向教育司署註冊，反而是向台灣當局申請立案，因此課程標準與教學法均按照台灣當局的規定。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信義中學³⁹每年還可以選拔兩名優良的畢業生，直接保送台灣升讀大學，旅費與學費均由救總支付。大部份調景嶺的畢業生，都會考慮到台灣升讀大學。調景嶺學校不收取學費，有宿舍，吸引了不少港九各地的孩子就讀。香港著名影視明星周潤發先生就曾在鳴遠小學四年級就讀兩個學期⁴⁰。1950 年代中期營內有四所中學、四所獨立的小學和一所幼稚園，營內沒有一個兒童是文盲⁴¹。文化娛樂方面，救總設立了圖書館，並於週日播映新聞影片，內容當然是以台灣當局的宣傳品最為常見。1960 年代，居民最奢侈的娛樂就是到「益智戲院」看戲了⁴²。

「小台灣」的最大特色，當然是漫山遍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了。1951 年 9 月 1 日，信義中學舉行開學禮，張世傑校長找來了一根松樹幹，把它削成旗杆，舉行了調景嶺營第一次的升旗儀式⁴³。其後營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漸漸增多，茅湖山觀測台也被漆上一幅巨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香港市民印象最深刻的，要數在山頭出現的斗大的政治標語了。昔日第五區對開（即現時維景灣畔澳景路上方）的山丘因此又被稱為「萬歲山」。居民慶祝的節日自然也與台灣「接軌」，包括 3 月 29 日的「青年節」、10 月 10 日的「雙十節」，以及 10 月 31 日的「蔣公華誕」等。

另一代表性標誌是高約 10 公尺，位於昔日慕德中學大門旁的「自由紀念塔」。建造費由救總資助，於 1957 年 1 月 23 日揭幕，紀念在韓戰期間，部份被俘虜的「韓戰義士」，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由基隆上岸抵台的事蹟。台灣當局後來稱 1 月 23 日為「一·二三自由日」。「自由紀念塔」五字由台灣當局于右任先生所題，刻有序文，記述調景嶺營民流徙的歷史。其他碑面還刻有台灣當局的政治宣言，包括蔣介石題的「負責任、知廉恥、重氣節、辨生死」字句。

救總在接掌調景嶺營後，發起就地生產窗簾、火柴盒、繡花⁴⁴、藤器、首飾盒等活動，都是一些十分艱辛的工作。營民還透過經營小商店，為營內

志願機構工作及出外就業等多種模式，漸漸穩住了生計。往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大將軍也屈就學習繡花，因此當時有「十萬將軍學繡花」的流行語，反映早期營民能屈能伸的堅毅精神。原以為只是短暫居住的調景嶺成為了他們的家。港府軟硬兼施以減少營民數目的計劃又一次落空。

寶藏之六：調景嶺問題在國際難民史上留下了印記

有學者研究指出，早在 1950 年底，救總便積極將營民問題國際化⁴⁵。1957 年 11 月 26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一一六七（十二）號決議案，確認香港調景嶺營民的難民身份。1958 年 12 月，聯合國第 13 屆大會通過將 1959 年定為「世界難民年」的決議，盼望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國際難民問題。

「調景嶺難民問題」在難民年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港府堅決否認香港「難民」的特殊性，拒絕國際勢力插手。港府意識到，雖然調景嶺營對香港的安全沒有直接的危害，但始終有一定的政治風險。

寶藏之七：殖民地時代香港最具特色的徙置區

1950 年代末開始，香港經濟漸有起色，港府決定一改過去的消極態度，在 1959 年 2 月的高層會議中決定將調景嶺營劃入港府正常的行政管轄體系，成立「徙置區」⁴⁶。昔日的 5 分區和保甲制被新設立的 12 分區所取締，居民須繳交土地使用證稅，學校與診所須向政府註冊，接受檢驗；政府則提供基礎建設，例如自來水、道路，郵政服務、警署、衛生設施等。1961 年 6 月港府正式宣佈設立調景嶺徙置區，又名「調景嶺村」。當時調景嶺居民激烈反對，甚至跳海抗議⁴⁷。後來港府發出函件，「承諾」調景嶺居民可以無限期居留，以安撫民心⁴⁸。天意弄人，1962 年 9 月颱風溫黛襲港⁴⁹，把調景嶺九成多的房屋夷為平地，居民亦只好向命運低頭。重建後的平房以堅固的磚石房屋為主，居民開始將調景嶺視為他們落葉歸根的家。1962 年末，香港政府終於成功把調景嶺營轉變為徙置區。

調景嶺其後漸漸邁向本地化。新建的道路、公共汽車服務⁵⁰、新的渡輪碼頭等，改善了調景嶺的對外交通，加速了融合的速度。紹榮鋼鐵廠的興建與觀塘工業區的發展，為居民帶來了許多工作機會。得到市區的物資供應，調景嶺的面貌迅速改變，居民生活逐步改善，人口經常維持約一萬人。

港府對區內物業的買賣採取非常寬鬆的態度，徙置區的人口組成漸漸發生了變化。港府一份 1974 年 2 月的內部會議報告顯示⁵¹，在 1974 的 8,245 名居民中，約 23% 是在 1964 年後才搬入的。台灣的政治影響力已被稀釋，內地製造的罐裝食品和日常用品隨處可見，年輕一代多外出工作，區內居民漸漸本地化。

進入九十年代，兩岸打破隔絕狀態，台灣當局宣佈廢除「戡亂時期台灣地區特許入境出境規則」，結束了救總以「難民同胞」模式接運營民入台的時代使命，意味著台灣不再為徙置區居民提供任何優惠。1997 年前夕，「港九救委

會」改組為「港九救委會公司」，服務對象擴大至兩岸人民。最後在當局一聲令下，調景嶺徙置區居民於 1996 年大舉遷至厚德邨，迎接回歸祖國的一天⁵²。

調景嶺徙置區居民對調景嶺依依不捨。昔日居民王叔陶先生接受筆者訪問時，表達了以下的看法：

「在環境方面，許多村民居住的村屋有院子，可以栽花種樹，房子也很大。村裡治安好，空氣清新，生活十分舒適，而且調景嶺背山面海，風景怡人，除了交通不方便外，是理想的居住地方。尤其是老人家，在調景嶺住了數十年，左鄰右里均是熟人，經常串門聊天，也可到處走動，搬到公屋後一家數口擠在三四百呎的地方，家家緊閉門戶，哪裡還有親切感。樓下公園狹小，怎似調景嶺的自然山水環境。經濟方面，村民擁有自己的平房，只繳交象徵形式的租金，搬上公屋後要繳交更高的租金，生活負擔自然增加。感情方面，村民在此居住了數十年，一草一木均是熟悉的景物，處處都是生活的足跡，處處都是回憶。而左鄰右里都是從小一起成長的老朋友，守望相助，感情濃得化不開，村民即使不相熟，也是認識的，這份親切感和安全感不是住在大廈的人可以擁有的。」

昔日居民依依不捨的，是經過數十年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以及昔日居民排除萬難、歷盡艱辛所建立起來的和諧社區和調景嶺精神。

香港政府的保育工作

港府對昔日調景嶺所採取的保育工作乏善足陳，詳情如下：

- 一、 昔日調景嶺居民和非政府機構的平房式獨特建築等已經蕩然無存。
- 二、 昔日調景嶺警署現為普賢佛院⁵³，沒有保育、沒有介紹，完全與調景嶺的歷史脫鉤。瞭望台的頂部加裝了一座看似佛塔的東西，有點不倫不類。

瞭望台 -

*版權所有

圖五：筆者攝

- 三、茅湖山觀測台的情況更是慘不忍睹。觀測台的文物瓦片及建築構件被隨處棄置；塗鴉處處；部份營房被非法加建了塑料頂篷；後期加建的鋼筋混凝土樓梯的鋼筋已外露並嚴重銹蝕，有倒塌危險；古蹟附近沒有介紹牌，遊人親歷其境也未能增加對觀測台歷史的認識。

*版權所有

文物瓦片	建築構件	塗鴉
------	------	----

*版權所有

非法塑料頂篷	鋼筋銹蝕了，有倒塌的危險， 遊人站在階梯上拍照，險象環生
--------	---------------------------------

圖集六：筆者攝

- 四、「自由紀念塔」已經不知所終。昔日調景嶺居民曾強烈要求將它保留，但港府充耳不聞。歷史文化保育的真正意義就是尊重歷史，要尊重歷史就要保存歷史。雖然現時香港的歷史文化保育意識增強了，但時光已無法倒流，真是令人惋惜。
- 五、今天我們認識到皇后碼頭的重要性，但昨天卻沒有將調景嶺碼頭保存下來。彩明苑及健明邨的建築師在調景嶺碼頭的原有位置（位置見圖一）放置了一個象徵今昔調景嶺社區的雕塑。很可惜，告示牌所載的是「不准攀爬」，而不是歷史介紹，當地的居民都不明白當中的意義。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後方的高樓大廈代表重建後的新區，
前方的小方格代表徙置區平房。（不准攀爬告示）

圖集七：筆者攝

- 六、 健明邨還設計了一個休憩處，將原有的碼頭石礮移放到那裡，並設有介紹牌。可惜位置偏僻，大部份香港市民並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重要文物保護點。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昔日調景嶺碼頭石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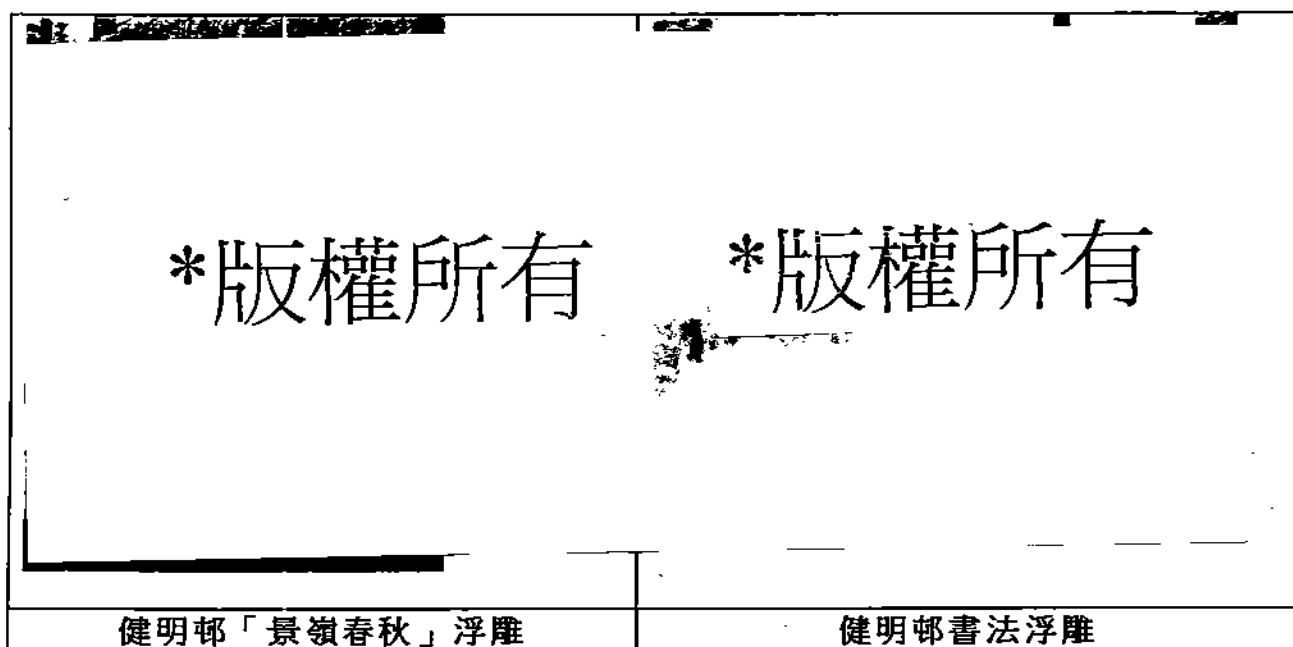
圖集八：筆者攝

- 七、 港府至今也沒有採取任何有系統的措施，搜集昔日調景嶺的歷史文物和記錄，例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各類證件、書刊和會議記錄等。
- 八、 港府至今也沒有做好昔日調景嶺口述歷史的工作。如有關工作未能延續，珍貴的歷史回憶將會隨著時光而消逝。

筆者的具體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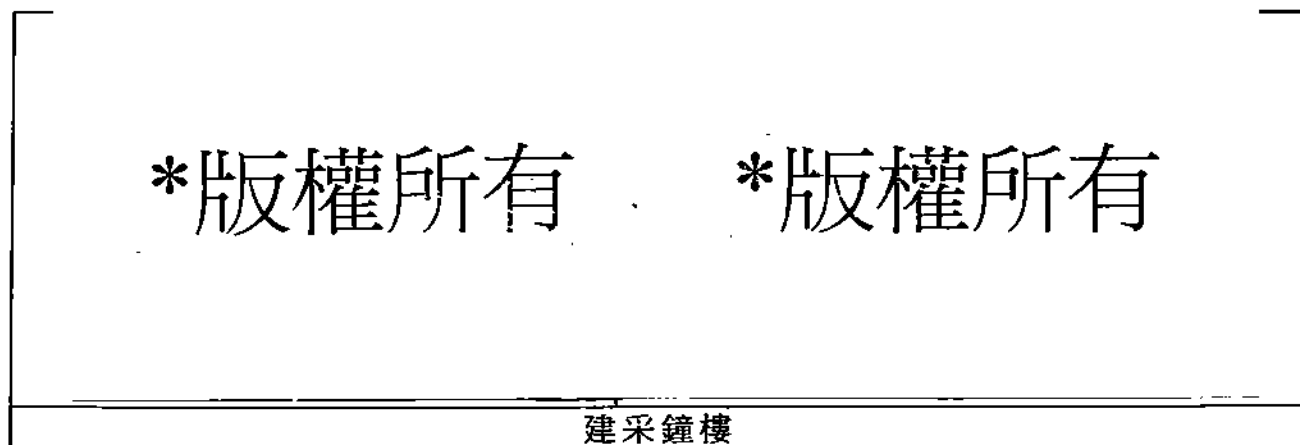
香港房屋委員會彩明苑及健明邨的建築師特意將昔日調景嶺的精粹融匯於

建明邨和彩明苑的設計中⁵⁴。建築師在彩明苑的一幅 12 米高的護土牆上刻製了一幅名為「景嶺春秋」的石浮雕，將今昔調景嶺的景象呈現出來，並以金屬鑲嵌了星宿圖像，寓意物換星移。在另一角還設有仿照「九龍皇帝」曾灶財先生書法風格的浮雕，內容為「將軍澳女皇開拓新天地樂土重現，調景嶺萬歲，健明邨背山面水好環境；廣廈千萬間，寒士盡歡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千千後後建健明，分開一二台」，十分有趣。



圖集九：筆者攝

建築師還設計了一座建采鐘樓，外牆以不鏽鋼仿造鋅鐵皮的效果，加上一些不規則的窗戶，營造昔日平房區的風格。啟用初期，在其地面還嵌放了一張以調景嶺清拆前拍攝下來的珍貴風物圖片所拼貼而成的巨型相片，可惜現已不知所終。建采樓兩側還展示了一幅書法對聯，上聯為「弓天彼調左右如一合力天南織美景」，下聯為「嶺嶠已拔山河有序全心海角建桃園」，寓意深長。很可惜，對聯以行草形式表達。筆者向著名書法家蘇美賢女士求教，才能破譯有關內容。建采樓並沒有任何文字介紹，居民自然也不可能看得懂這幅對聯了。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左聯

右聯

圖集十：筆者攝

建采樓和景嶺春秋浮雕的失敗在於它們並不是原有建築，並沒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亡羊補牢總比什麼也不做好。筆者走遍昔日調景嶺的山頭，發現了下列一些十分有價值的殘存遺蹟，有很高的保育價值，期望當局能給予重視並即時採取適當的保育措施：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白石柱，位於維景灣畔對開（位置見圖一）。露出水面部份約一米寬、三米高，有地標作用，在大霧時有助船隻避免觸礁。昔日由筲箕灣乘船到調景嶺，看到「白石柱」，調景嶺美麗的景象就會慢慢浮現眼前。建議港府將此列為法定歷史建築，加以保護。

泰山石敢當，位於寶琳南路（即靈實醫院半山，通往普賢佛院的小路），立於1959年，作用是辟邪鎮災，但卻阻擋不了1962年超級颱風溫黛的吹襲。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位於寶琳南路路旁，漆有慕德中學（前身為信義中學）招生的字句，非常有趣。

告示牌位於上圖慕德中學漆字旁，由房屋署豎立，內容為「請保持本村清潔，將垃圾放置桶內。」告示牌定是調景嶺徙置區於1962年成立後才豎立的。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石刻位於連接寶琳南路至澳景路的一條山徑旁，載述觀塘民政處於1974至1977年間修築便道，便利居民步行往油塘灣一帶。部份文字因為受到惡意破壞而缺損，保育工作刻不容緩。

漆字位於寶琳南路旁的一幅圍牆，內容為「香港教會聚會所寫字樓」。據說是昔日調景嶺靈實香港教會聚會所的舊址⁵⁵，十分有趣。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位於寶琳南路旁，相信是昔日調景嶺居民築建的小水壩。

位於寶琳南路旁，另一小水壩。

圖集十一：筆者攝

建議當局成立一個由政府相關部門代表、古物古蹟和保育專家、學者以及昔日調景嶺居民等組成的專責小組，研究如何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有系統地完善昔日調景嶺的歷史文物保育工作。首先應研究如何將現有健明邨及彩明苑的建采鐘樓、浮雕和雕塑等重新整理，加強內容介紹和公眾宣傳等。

在寶琳南路有一座區域市政總署西貢區防治蟲鼠組員工宿舍，是設立徙置區後的建築。當地居民現稱之為「鬼屋」，在普賢佛院的上方還有兩座棄置了的警察員工宿舍。這些都是昔日調景嶺的原有建築，很有保育價值。專責小組應研究如何將普賢佛院一帶的原有建築群修建為「昔日調景嶺博物館」，將相關的歷史文物和資料整合起來，將昔日調景嶺的面貌和精神還原，重新向市民展示。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區域市政總署西貢區防治蟲鼠組
員工宿舍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前調景嶺警署員工宿舍（位於第三區（Section 3））

圖集十二：筆者攝

工作小組另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好口述歷史記錄。這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以及資源的投放。

工作小組也須研究如何搜集散落於民間的昔日調景嶺文獻、檔案、相片和視頻錄像等，讓這些珍貴的寶藏能夠永遠保存下來。昔日調景嶺居民王叔陶先生提供了一些非常珍貴的圖片和實物給筆者參閱，讓我大開眼界（見圖集十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1961年信義中學畢業照	營民大合照，攝於1950-60年代
--------------	-------------------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1959年基督教信義會教友證

1958年慕德中學學生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1950年河南省流港同鄉聯誼會會員證

王叔陶先生與筆者合照（筆者攝）

圖集十三：證件相片由王叔陶先生提供並授權轉載

結語

昔日調景嶺雖然已經是消失了的都市空間，但亡羊補牢，尚未為晚，希望政府能夠吸取教訓，認真研究如何做好昔日調景嶺的保育工作，並認真考慮筆者在上文提出的建議。我們正盼望這個消失了的都市空間能夠重現我們的眼前，讓這個集體回憶能夠永遠地保存下去。香港尚有很多本土歷史文化寶藏等待我們去發掘，只有學會如何尊重過去，珍惜現在，才能展望將來。

（約 9,990 字）

昔日的調景嶺 — 寶貴的香港歷史文化遺產

註釋

- 1 香港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調景嶺發展計劃的最新發展成本及財政安排，文件編號 HA 57/2000，2000年10月4日。
[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hkha/ha/HA57-00\[c\].pdf](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hkha/ha/HA57-00[c].pdf)
- 2 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已評級的歷史建築物》，2011年11月23日，
<http://www.amo.gov.hk/form/AAB-SM-chi.pdf>
- 3 《香港歷史系列--穿梭今昔重拾記憶》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2月第二版，第194頁；另見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
http://www.amo.gov.hk/form/AAB_brief_info_b5.pdf
- 4 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廣東上〉，節錄於蕭國健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初版，第105頁。
- 5 地圖轉載於蕭國健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初版，第110頁。
- 6 朱維德，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7%B6%AD%E5%BE%B7>
- 7 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初版，第138-140頁；另見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 http://www.amo.gov.hk/b5/monuments_18.php
- 8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 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5頁。
- 9 《香港舊剪報》，
http://blog.yahoo.com/_6AFIJWTJMDFEGJOKPOZ4VFXTKM/articles/231895

- 10 轉載於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廣國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3月初版，第134-135頁。
- 11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7-18頁。
- 12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6頁。
- 13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3頁。
- 14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9頁。
- 15 藍安偉，“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香港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楊孟軒，《調景嶺：香港「小台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載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第133-183頁。
- 16 “Note on Lantao Site Prepared by S.W.O” and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of April 18, 1950”，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 1950-1957, pages 2, 3, 5. 見楊孟軒，《調景嶺：香港「小台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載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第151頁。
- 17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19頁。
- 18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22頁。
- 19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

- (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26頁。
- 20 楊孟軒，《調景嶺：香港「小台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載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第153頁，及註腳77。
 - 21 轉載於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269頁。
 - 22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張世傑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73-74頁。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補充。
 - 23 王叔陶先生父親王耕蕪先生是調景嶺首批營民。王叔陶先生於1960年於調景嶺營內出生，從昔日營民的口述和親身的經歷，對昔日調景嶺的歷史有深刻的認識。
 - 24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王國儀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12頁。
 - 25 1950年12月調景嶺營《營報》創刊號文摘，轉載於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268頁。
-
- 26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王國儀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20頁。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補充。
 - 27 昔日調景嶺居民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
 - 28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37頁。
 - 29 1950年12月調景嶺營《營報》創刊號文摘，轉載於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

- 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268頁。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補充。
- 30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王國儀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38-140頁；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廣國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3月初版，第144頁；《香港歷史系列－穿梭今昔重拾記憶》明報出版社，第二版，第187頁。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補充。
- 31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郝次航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82頁。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補充。
- 32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張世傑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71頁。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補充。
- 33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29-30，34-42及99-116頁。
- 34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郝次航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86頁。
- 35 楊孟軒，《調景嶺：香港「小台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載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第160-164頁。
- 36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97頁，註腳198。
- 37 數據來源：《香港調景嶺調查實錄摘要》，1951年8月15日，油印，頁3，轉載於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29-30頁。
- 38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

- 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張世傑儀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02頁。
- 39 信義中學後改名為「幕德中學」，以紀念挪威女皇幕德皇后(Queen Maud) 捐款蓋校之故，見《香港歷史系列—穿梭今昔重拾記憶》明報出版社，第二版，第191頁。
- 40 周潤發 Facebook：
<http://zh-tw.facebook.com/pages/%E5%91%A8%E6%BD%A4%E7%99%BC/108383709192999>;
- 41 《香港歷史系列 – 穿梭今昔重拾記憶》明報出版社，第二版，第192頁。四所中學分別為鳴遠中學、信義中學、調景嶺中學和逸仙中學；四所獨立的小學分別為聖約翰小學、德風小學、宣道小學和觀音小學；一所幼稚園為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幼稚園。
- 42 昔日調景嶺居民王叔陶先生口述資料。
- 43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 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張世傑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71頁。
- 44 當時糊火柴盒每天收入約一元，繡花則可獲一元六、七毫，見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 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250頁。
-
- 45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二及三章，第117—177頁。
- 46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結論，第241-252頁。
- 47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 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王國儀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132頁。

- 48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第261頁。
- 49 都市日報
<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165424&search=1>
- 50 第一條巴士路線為九巴30號，1962年投入服務，穿梭調景嶺與九龍碼頭，1967年縮短至彩虹，1973年更改編號為90號。
- 51 楊孟軒，《調景嶺：香港「小台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載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第172頁，所述的報告為九龍地區總監（District Commissioner of Kowloon）在1974年2月提供的一份會議報告。
- 52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第250頁。
- 53 據昔日調景嶺居民王叔陶先生所提供的資料，普賢佛院在調景嶺徙置區清拆前已經存在，除了供奉佛像外，還提供存放先人「神主牌」的服務。港府未能在別處提供合適的調遷地方，為免激化衝突，最後只好從權，將普賢佛院安置於調景嶺警署內，當中完全沒有歷史文化保育的考慮。
- 54 有關建采樓和景嶺春秋浮雕的資料原載於以下網址：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archivepublications/housingdimension/0_3-0-7585-7588_1.00.html。後來在互聯網上已找不到有關資料，相信已被刪除。筆者依照早前留下的打印稿及實地考察的結果編寫有關內容。
- 55 http://pcfchan.blogspot.com/2007/02/blog-post_26.html，見遠足人士在網頁留下的備註。

昔日的調景嶺 — 寶貴的香港歷史文化遺產

參考書目

書籍

1.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6月香港第一版。
 2. 《香港歷史系列 — 穿梭今昔 重拾記憶》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2月第二版。
 3. 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初版。
 4.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訂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9月初版。
 5. 胡春惠主訪，《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12），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 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
 6. 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廣國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3月初版頁。
-
7. 亞洲電視新聞部資訊科，《解密百年香港》，明報出版社，第二版
 8. 鄭德華編，《歷史追索與方法探求 — 香港歷史文化考察之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6月香港第1版。
 9. 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編輯委員會，《歷史與文化 — 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2005年2月出版。

學者論文 / 研究報告

10. 藍安偉，“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香港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11.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12. 楊孟軒，《調景嶺：香港「小台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載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年3月，第133-183頁。

互聯網資料

13. 香港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調景嶺發展計劃的最新發展成本及財政安排，文件編號 HA 57/2000，2000年10月4日。
[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hkha/ha/HA57-00\[c\].pdf](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hkha/ha/HA57-00[c].pdf)
14. 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
《已評級的歷史建築物》，2011年11月23日，
<http://www.amo.gov.hk/form/AAB-SM-chi.pdf>

調景嶺茅湖山觀測台的簡要見
http://www.amo.gov.hk/form/AAB_brief_info_b5.pdf

有關西貢佛頭洲關稅遺址的介紹見
http://www.amo.gov.hk/b5/monuments_18.php
15. 朱維德，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7%B6%AD%E5%BE%B7>
16. Hong Kong Daily Press 於1908年4月15日及4月29日的報道見《香港舊剪報》，
http://blog.yahoo.com/_6AFIJWTJMDFEJGJOKPOZ4VFXTKM/articles/231895
17. 都市日報
<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165424&search=1>
18. 有關建采樓和景嶺春秋浮雕的資料原載於以下網址：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archivepublications/housingdimension/0_3-0-7585-7588_1.00.html。後來在互聯網上已找不到有關資料，相信已被刪除。筆者依照早前留下的打印稿及實地考察的結果編寫有關內容。
19. http://pcfchan.blogspot.com/2007/02/blog-post_26.html，見遠足人士在網頁留下的備註。
20. 周潤發 Facebook：
<http://zh-tw.facebook.com/pages/%E5%91%A8%E6%BD%A4%E7%99%BC/1>

08383709192999

21. 《香港清朝初期歷史》，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8%85%E6%9C%9D%E5%88%9D%E6%9C%9F%E6%AD%B7%E5%8F%B2>
22. 《調景嶺》，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A%BF%E6%99%AF%E5%B6%BA>

錄像資料

23. 香港電台，香港歷史系列 II，第八集，《調景嶺歲月》，2011 年 1 月 28 日，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layer_popup.php?pid=4960&eid=122274&d=2011-01-28&player=media&type=archive&channel=tv
24.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再造的空間 – 調景嶺 2.3 事》，1993 年 2 月 27 日，
<http://app1.rthk.hk/php/tvarchivecatalog/episode.php?progid=270&tvcat=4>

口述歷史

25. 昔日調景嶺居民王叔陶先生提供的口述歷史資料。